聚 焦

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拓宽人生舞台

少数民族青年打开广阔天地的“金钥匙”

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 石 佳

一次不太成功的演讲经历，让敖国强意识到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性，“普通话说得不流利，有些深刻的含义不会表达”。

敖国强是内蒙古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2018级学生，他出生在蒙古族家庭，从小学到高中，大多数科目都是蒙语授课。敖国强上大学后，开始全面接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，他有些不适应，“比如物理课上有些专业名词，我可能一下子反应不过来，课后要查字典理解”。

敖国强认为，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十分必要，因为它的使用范围广泛，“和小圈子的蒙古族朋友可以用蒙语交流，但是在课堂、在学校、在公共场合都需要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”。

内蒙古师范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的都兰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。都兰打算读硕士，她认为，无论是学习还是就业，都需要熟练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，这样少数民族青年才能闯出更加广阔的天地。

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为少数民族青年带来什么？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采访了多名少数民族专家学者，他们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，表达了这样一个共识：学习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自身发展有很大帮助，这是一把少数民族青年打开广阔天地的“金钥匙”。有了这把“金钥匙”，少数民族青年能更好地展示个人才华，也能有更广阔的舞台来实现自我价值。

蒙汉兼通，适应时代需要

新学期伊始，呼伦贝尔学院历史文化学院院长乌日图承担了多门课程的教学任务。乌日图既可以用普通话讲授文化人类学，也可以用蒙语教中国古代史。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，乌日图表示：“有蒙汉兼通的基础，对内蒙古青年的长远发展很有益处。”

蒙语是乌日图的母语，而他参加高考时，除了蒙语文科目，其他科目都是用汉语文考试。从小学就积累下来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功底，为乌日图从事学术研究打下了基础。

1984年乌日图被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学专业录取，此后他在吉林大学读硕士，又在内蒙古大学攻读博士，硕博期间的毕业论文都是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写的。乌日图说，正是因为从小学习汉语文、有较好的基础，查找文献资料、写论文才比较顺利。

《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政治活动研究》是乌日图的博士毕业论文。乌日图查找了16世纪的古蒙语典籍，还阅读了日文、满文的相关资料，最终完成了18万字的博士论文，之后在此基础上出版了同题的学术著作。在与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交谈中，乌日图一再强调掌握多种语言文字的重要性。

在这位研究民族历史的学者看来，掌握多种语言文字是还原历史真相的“钥匙”。他解释说，对于同一段历史，不同文字的记载会有差别，“将多种语言文字的典籍和资料有机结合，有利于对历史有更加全面的认知”。

从教33年来，乌日图先后承担了4项国家级和内蒙古自治区级科研课题，发表了30多篇学术论文，现兼任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、内蒙古历史学会副会长。他认为，学习语言是个慢功夫，让蒙语授课学生从小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、学会用“两条腿”走路，将有利于学生的成长。“无论学习还是就业，蒙汉兼通才能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和需要”。

多语言能力是学术研究的基础

今年疫情期间，由于无法邀请外地专家来做手术，内蒙古兴安盟人民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周智勇自主完成了6例胸主动脉分支支架手术，6名患者因此重获新生。

周智勇出生于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，从小接受蒙古语言文字教育，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汉语文，直到高中毕业，除了汉语文课，其他课程都是蒙语授课。他到内蒙古医科大学上预科班后，才全面接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。

周智勇坦言：“刚上大学的时候，用普通话进行日常交流都磕磕巴巴，想说什么也表达不出来。”因为医学专业性强，很多医学书籍都是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编写，周智勇只能硬着头皮一边学汉语文，一边获取医学知识，“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，为我日后开展血管外科研究提供了必要条件”。

2015年4月，周智勇参与创建兴安盟人民医院血管外科，这是当时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家独立的血管外科。回忆起科室初创阶段，周智勇感叹：“真的太难了！”人手紧缺是最大的难题，但在短短1年里，周智勇和科室两名同事克服重重困难，完成了400余台手术。他们陆续开展的颈动脉内膜剥脱术、人工血管动静脉内瘘、胸主动脉分支支架、主动脉支架开窗技术填补了内蒙古自治区该领域的空白。

这位医生非常热爱自己的专业，他认为，自己多年来不断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，就是“外出学习交流，开阔视野，提升自身能力”。周智勇说：“我很庆幸自己熟练掌握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英语。无论是去国内顶尖医院进修，还是参加高端医学研讨会，如果没有较好的语言表达和理解能力，就难以准确获取最新的发展动态，无法掌握最新的血管外科手术技术。”

2015年以来，他先后在复旦大学中山医院、301医院、安贞医院、中国医科院西苑医院、世纪坛医院短期进修学习。周智勇还发挥语言特长，平时坐诊时和牧区的蒙古族患者深入交流。2017年，他参与《中国心肺复苏专家共识》的蒙文翻译工作并担任主译，“一些医学术语用蒙文如何表达更合适，我们都要反复研究多次”。

如今，周智勇仍然在不断探索和尝试。很多人担心线上直播手术的风险太大，不愿意轻易开展，而今年七八月份，周智勇带领科室医生顺利完成了7台手术的现场直播，手术过程和结果得到了多位专家学者的一致认可。

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，发展机会更多

“我会蒙语、汉语、英语三种语言，熟练掌握多种语言文字对我的成长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。”内蒙古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、校长阿拉坦仓说，自己已经申请到6项国家基金，如果不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、不懂英语，恐怕很难申请成功。

他还记得在剑桥大学学习的时候，学校每星期都邀请国际知名专家讲学，“我特别喜欢听，听的时候就想，这些专家们要是用普通话讲多好，我就能把这些知识学得很好。”后来阿拉坦仓转念一想，如果自己的英语水平能跟普通话一样好的话，就能把他们的讲学内容理解得更透彻。

阿拉坦仓认为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发展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相辅相成、相得益彰，学习多种语言有助于开发头脑。如果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只局限于学习民族语言，那么今后的发展也就局限在本地区。但是如果学好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，机会将多很多。“少数民族同胞一定要主动去适应时代的发展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要学好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也要学好，这两者是不矛盾的”。

“三区三州”教育突围系列报道⑤

深山里的控辍保学攻坚战

劝返途中的福贡控辍保学工作队。 沈有禄/摄

□ 沈有禄 段黎华

15岁的阿李娜有个听起来并不远大的梦想——当一名发型师。

这个曾一度辍学的姑娘，家在深度贫困的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架科底乡阿打村，家中有7个弟弟妹妹。她懂事乖巧，个子小小的却要干男人的活儿，帮家里找柴背柴。重回校园后，阿李娜在县里办的普职教育融合班学习美容美发，她格外珍惜这个机会，要求自己每天都进步一点，并将当一名发型师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。

福贡县是集边疆、民族、宗教、贫困和高山峡谷为一体的典型边疆民族直过区和“三区三州”深度贫困地区，由于历史及自然原因，过去不时有像阿李娜这样的适龄青少年辍学、失学。

近年来，福贡县将控辍保学作为脱贫攻坚工作的重中之重，成立了专门的工作领导小组和“背包工作队”，并于2019年9月10日在县委党校开办普职教育融合班，促进义务教育与职业教育融合。用福贡县普职教育融合班校长字跃芳的话来说，“控辍保学是福贡县脱贫攻坚的主战场，让每一个辍学生、失学生回到学校，该入学的一个都不能少，已入学的一个也不能走。”

被阻断的求学路

“看天一条线，看地一条沟，江边没什么地，只有山顶才有些平缓的地方。”这是福贡当地自然环境的真实写照。

由于自然条件恶劣，不少村民住在山上，许多地方早些年不通公路，学校离家远，孩子上学要走好几个小时的山路。有些家长担心孩子安全，不太乐意送孩子上学，尤其是遇到雨雪天，天冷路滑，孩子走累了，有些就自己放弃上学了，有的孩子甚至从未去过学校。

在当地调研时，笔者跟12岁的傈僳族男孩阿才（化名）有过交流，阿才家住架科底乡南安建村银江组，从镇上到他家，开车加走路需要花费五六个小时。阿才的家人去镇上赶集，回家时要在路上临时搭个棚子住一晚。阿才的父母没接受过教育，更没带孩子去过学校。阿才被送到普职教育融合班以后，才知道有“读书”这回事。“感觉在这里好，读书好，学到了知识。”阿才告诉笔者。

还有的孩子因家庭缺少劳动力或想外出打工而辍学。笔者在访谈时结识了16岁的辍学姑娘小叶（化名），她的父亲手有残疾，母亲是聋哑人。小叶还有3个弟弟妹妹，70多岁的爷爷奶奶也跟他们住在一起。平时母亲种苞谷、蔬菜，父亲到县城打零工，一家人生计艰难。由于弟弟妹妹年幼、爷爷奶奶经常生病，家里需要劳动力，小叶就辍学了。班主任联系了小叶的父亲好几次，还多次去小叶家中劝返，她的父母每次都满口答应，可就是不送孩子回校。

在福贡县教育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看来，不少失学生、辍学生的家庭处于深度贫困状态，家长文化程度低，“读书无用”的想法比较普遍。

为了劝返，不知走了多少路

在福贡，控辍保学是一件举全县之力抓的大事。

当地组建了由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为双组长的控辍保学领导小组，并实行“N对1”包保责任制：一个孩子由三个人包保负责，即统筹领导、帮扶责任人和帮扶教师，由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带头，全县所有县处级、乡科级干部参与，每周入户劝学。县里还抽调精通民族语言、基层工作经验丰富、能力强的60余人分别组成“党员突击队”“巾帼突击队”“园丁突击队”，深入到辍学生、失学生家中，采取蹲点式、突击式、集团式的工作方法劝返。2020年以来，全县累计成功劝返234人。

“每次劝返，不知翻了多少山走了多少路，吃了不少苦头。”一位突击队队员告诉笔者，“有时去劝返学生，白天找不到人，只能夜间突击，从山这边到那边最少要40分钟，晚上12点我们到学生家，门口两条大黄狗一叫，对方就知道工作人员来了，他们就跑了。”

今年暑假，笔者一行人到小娜（化名）家劝返，从县里坐车一个多小时到了俄科罗村，又走了两个小时山路才到小娜家。刚到她家附近，狗一叫，小娜的父母就带着另外4个孩子跑上山了，留下小娜照顾一个小妹妹。子里甲乡党委副书记普云春说，有一次来她家劝返时也是如此，刚到附近，孩子的父母就跑了，他还得留下来帮忙照看小孩，给他们煮稀饭和洋芋。普云春去了她家不下10次，但仅见过小娜两三次，家长只见到一次。

一些学生的劝返难度大，劝返成本高，用时长、工作量大。工作队曾为找回一个去了云南陇川县的失学生，由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带队，驾驶两辆车、行驶上千公里，几乎一个村寨一个村寨地找、一个村委会一个村委会打听，最终找到了学生，并劝返送回校园。子里甲乡乡长郑魏南为了找回辍学生小华（化名），两次飞到山东，花了上万元，最终把小华送回学校。

“劝返是一件复杂、长期的工作，需要不停地和学生、家长周旋。”普云春说，最多的一次，他们去了学生家65次，能见到家长并进行有效劝返对话的有32次。劝返过程中，还有家长、孩子拿鞋子扔向工作人员，甚至有拿刀出来的，“这个工作，说起来一嘴话，但干起来就是辛酸泪”。

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突破口

让孩子回到校园只是第一步，如何才能让学生更好地接受教育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？福贡县结合实际情况，将“让学生掌握一技之长”作为重要突破口。

该县一方面实施“雨露计划”、中等职业教育资助等措施，借助省内5所技师院校和珠海3所技师院校帮扶合作的机会，送学生学习专业技能；另一方面，针对部分失学时间长、年龄大，无法随班就读的学生，开设普职教育融合班。除了教授义务教育阶段文化课程外，普职教育融合班还集中教授中餐烹饪、美容美发、酒店服务、摩托车维修等实用技术。2019年9月开始办学以来，普职教育融合班有3个年级6个教学班，共接收306名学生，还为学生提供免费食宿。

普职教育融合班副校长王锦武介绍，这些学生大多是本地傈僳族、怒族少年，且大部分来自大山深处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。在日常教学过程中，普职教育融合班根据学生的文化水平、兴趣爱好进行分班及技能培训分组，课程设置以义务教育阶段课程为主，技能培训、特长培养为辅。今年7月，普职教育融合班第一届毕业206人，其中28人到中等专业技工学校，64人到珠海务工。

对于这些重回校园的学生，校长字跃芳还自创和总结了“控辍保学十法”，其中有家访保学，个人有空就去家访、学校组织家访；兴趣爱好保学，学生喜欢什么就学什么、学生喜欢什么就教什么，尽量满足学生的愿望；参观保学，带学生参观易地搬迁安置点、参观职业学校和技工学校，让他们产生回归学校的愿望；鼓励保学，随时观察学生的闪光点、有进步就发奖状激励学生；甚至还有饮食保学，让学生吃得好、喝得好、玩得好、学有所得。

今年3月被劝返回到校园后，14岁的傈僳族姑娘和义芳从未迟到早退过。小学二年级时，由于家庭贫困，和义芳一直辍学在家，每天照顾弟弟妹妹、喂猪、做家务。如今，她在普职教育融合班的美发班学习，已经掌握了基本的美发技术。“到这里学的专业我很喜欢，我的梦想是当一名美容美发师，赚到钱后自己开一家美容美发店，让爸爸妈妈、弟弟妹妹过上更好的日子。”

作者沈有禄为海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段黎华为云南省福贡县人民政府专职督学，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《“三州”地区高中普及攻坚与普职协调发展研究》（18BMZ076）阶段性研究成果。

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：

让传统服饰走上世界时尚舞台

北京国际时装周、米兰时装周……对于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时尚中心主创团队来说，已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。自2018年开始，团队所设计的服饰连续两年入围国际大型时装周。

今年，学校的16位老师、40多名学生再出发，设计服装款式80余套。其中，宋锦、丝绸等材质、工艺手法的运用，让作品更添“苏州味”。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孙丽华说，近年来，学校秉承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理念，紧密对接产业链、创新链，在打造实用化、国际化的时装系列的同时，培养了契合市场需求与发展并具有国际视野的设计师，同时使得教师在产品商业化、创意落地化的教学模式中，提升专业能力，并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春风化雨，提高了学生的综合专业素质。

将现代创意巧妙融入国风

学校服装设计专业学生郑同学是00后，成为服装设计师是他的梦想。来校后经过一年学习，他参与了时尚中心项目设计，还成为项目第一小组负责人。

扎实的技能训练带给学生们的益处逐步显现。在优秀教师的指导下，学生的动手能力有了质的飞跃。从主题策划、设计服装、制衣一直到成衣，郑同学有了完整操作、体验整套工艺流程的机会。

多年来，学校坚持“文化导入、大师引领、项目贯穿”的原则，开展“工作室制”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实践。苏州工艺美院副校长刘珽说，学校的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是国家骨干院校重点建设专业，并入选了中国特色高水平专业群。学校服装设计专业的教学任务很多都是依托工作室开展的。“真实的工作任务、真实的项目开发，学生学习的内容就是将来成为职业设计师要从事的工作内容，这样可以让他们更好地提高专业技能”。

在老师们“手把手”指导下，郑同学实践操作能力加强了。团队成员以“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”“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”为出发点，借鉴先进国际时装设计理念，从姑苏水乡、桃花坞木刻年画、宋锦、乱针绣中汲取灵感，将现代创意巧妙地融入国风中，作品获得一致好评。

中西文化碰撞培养文化交流使者

“台梓”是荷兰男孩的中文名字，名字是根据外文名字音译而成。来中国两年，台梓学习服装设计知识同时，还努力学习汉语。如今他的汉语水平可以做到日常交流，他渐渐喜欢上中国文化。学校专门邀请了江苏省刺绣大师参与指导。台梓从来没有接触过刺绣，在看到乱针绣第四代传承人的绝活后，他深深迷恋上这东方的传统技艺。

此次时尚中心新一季服装开发也是苏绣与时尚生活的结合。刺绣丝线的色牢度成了刺绣服装、用品日常化的最大瓶颈。而刺绣大师自创的“高色牢度蚕丝线染色方法”的新型应用专利很好地解决了难题。

此次刺绣的应用主要是在面料上，是与烂花面料的结合，也是突破常规刺绣服装上独立纹样的形式。台梓被传统技艺的创新表达所散发的魅力深深吸引，表示一定要将这种优秀的技艺带回家乡。

2016年，周海云被学校聘为客座教授，教授“苏绣技艺”课程。课余时，周海云的“云帆苏绣艺术馆”也成为学习体验地。2017年，周海云与学校共同成立“苏绣与时尚生活研创中心”，着重于苏绣的生活化应用。如今，这里设计开发了一批广受好评的刺绣文创产品，并在拙政园、苏州博物馆等处销售。

学校时尚中心主任徐加娟说，中国传统文化在服装上的表现不是简单的盘扣、旗袍、传统纹样等符号式的表现，而是一种意蕴的流露。一同参加设计和制作的留学生深入接触中国传统的服饰工艺后，都深深喜欢上东方服饰文化。未来，他们将作为中外服饰文化交流的使者，为中西合璧带来更多惊喜。

产教深度融合出成效

从去年11月到今年7月份，80余套精美服饰凝聚着全体师生们的智慧和创意。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作品还数《疏·影》系列。在指导教师的带领下，同学们取法宋诗中的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一句，利用宋锦与古典的手工技艺融入现代服饰当中，简约自然、动静相宜，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宁静致远的意境。

近两年，学校服装设计学院与“MOUSE JI”品牌深度融合，成立SGM ART &MOUSE JI国际时尚中心。时尚中心以青年教师为主设计师，聘请知名服装行业领军人物吉平生先生担任艺术总监，和行业能工巧匠组建混编师资团队，带领学生共同设计研发实用化、国际化的时装系列产品。

自中心组建以来，学校积极响应国家地方文化复兴的发展策略，开展苏式文化承传创新设计，集不同专业、社会优质资源、产业特色，以当地文化、中国传统文化创新为已任，已两次完成由国内到国际的时尚发布飞跃：2018年，学校作品精彩亮相中国国际时装周，成为一个登上中国国际时装周的高职院校。2019年，学校第二季作品亮相米兰时装周，成为一个登上意大利米兰国际时装周官方日程的中国高校……

这些成绩是校企合作、产教深度融合的阶段性成果，是为推进艺术设计与中国文化协同发展，中国原创设计走向世界作出的一次积极尝试和探索。

苏州工艺美院副校长刘珽说，未来学校将把这些实践经验总结成可复制、可推广的模式，让其发扬光大，产生更大的影响力，惠及更多师生。“在实践基础上还要有理论层面的提高，实现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，一种不断的螺旋上升”。

（数据和信息来源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） ·广告·

图片新闻

8月31日，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洒库乡乐美社区，孩子们在广场上打篮球。在凉山很多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，除了水电气等基础公共配套设施，健身、娱乐等设施也成了标配。 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王鑫昕/摄